

上海人喜欢把上当受骗称作“吃药”，它与因生病而吃药的吃药锁定在同一

吃药与“吃药”

潘华信

词组里，区别只在有无引号而已，什么道理呢？我一直莫名其妙，久经阅历，酌古斟今以后，总算渐渐悟出了其中的一些奥妙，不得不佩服上海人引喻的生动贴切，诙谐调侃了。

因为吃药而“吃药”的，古已有之，且有血淋淋的事实为证。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兴奋而忘命地吃石头可列为古今“吃药”的第一件事，所谓吃石头，指服五石散(钟乳、硫磺、白石英、紫石英、赤石脂)，它是汉方遗绪，具有强壮和兴奋作用，也可治某些病，但药性燥热，副作用极大。提倡吃石的始作俑者是大名鼎鼎的魏尚书何晏，据说他天生俊美靓丽，如玉树临风，令人目眩，甚至连皇帝也怀疑他是靠抹粉化妆来作秀的，一次有意在酷暑天请他吃滚烫的汤面，吃得他大汗淋漓，便随手以袖拭面，脸面却更显莹亮皎白，说明不是造的。就是这个何晏吃了五石散后，奋亢异常，大肆宣传：“非惟治病，亦觉神明开朗。”即不仅解除了病痛，而且能使心情愉快、惬意。在风流倜傥的何尚书现身说法之后，社会上便竞相效尤，竟至服石成风，正如后来西晋名人皇甫谧所说的“京师翕然，传以相授”。吃五石散后，全身发热，习俗是披发宽衣在大街上悠闲地散步，使石热散发，这种散步称作“行散”，当时流行，属时尚的标记，可以与今天新潮女孩叼着细长的香烟，跷搁起一条腿坐在酒吧里的风姿相媲美。“行散”在当时究竟时髦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举《太平广记》里一则笑话来说明：某日闹市中心，一个人行走着突然躺倒在地，顿时引来行人围观，只见他宛转呻吟：我热煞了，是吃散石发热了。围观者中有一个知他底细，当场揭穿他说：我认识你，你从来就没有吃过石药呀！牛皮穿帮，他只得羞答答地站了起来，拍拍身上的灰，讪讪自语：大概我昨天买来的米粒中混夹有小火

子，煮饭吃了也感到有点发热。众人轰笑而散。当年服石盛况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魏晋到隋唐数百年间，服石颀风延绵不绝。有关石药的毒害，隋代名医巢元方在《诸病源候论》里总结出有：痰癖、浮肿、上气、腹痛、便血、淋、发黄、痈肿、发疮、失明等二十六种症候，它荼毒了整整四百年间无数社会精英的身心健康，危害及整个民族，有人终身残疾，有人因此夭折，后来甚至连皇帝如唐宪宗、穆宗也未能幸免，这个因吃药而“吃药”的惨痛史实，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根耻辱柱，是民族繁衍史上一场大灾难。其实早在唐初孙思邈早已觉醒，指出“明其大大猛毒”、“宁食野葛，不服五石”，但是，一个山野布衣的话，在朝野狂热发疯的服石浪潮中，谁来听呢？

灵兰别癖



“更变千年如走马”，魏晋风流在瞬息间已经灰飞烟灭了，留给我们后人的是无限的感叹和沉思，在今天人们为了追求强身延年而重蹈魏晋覆辙去吃石头的，想已寥落其人，然而，因为吃药而“吃药”的人仍大有人在：君不见，马路显眼下，男女医院管治百病的指路告示，林林总总，触目皆是；又不见，健身壮阳、气血双补、延年益寿、“调节免疫”的新来信息，铺天盖地，日以继夜；善良的人们，谁能无动于衷呢？不应当吃药而吃药，结果必然是“吃药”，从历史的观点看，与魏晋服石相较，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差别罢了。

我只想说一句心里话：健康靠自己，不靠吃补药。人体除了少数人有遗传基因、免疫缺陷外，与身俱来就具备有完整的抗病能力，在中医称为元气，保持情绪乐观、饮食有节、不妄作劳、起居有常则能使元气充沛，把抗病能力发挥到极致，让生命物质延续到久长，然后达到“尽终其天年，度百岁乃去”的理想寿限境界，请问一句：历古天天浸泡在野山人参汁里长大的皇帝有几个是长寿的呢？事实明摆在这里，还值得我们今天再去“吃药”？惹来后人笑话。

珀尔在上海

蒋丽萍

老同学蒋雅容在美国怀俄明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任教。每年暑假，她都会带领一批美国学生到中国旅游和考察。这是个非常受欢迎的项目，报名的人数总是超过预期。今年来华的十五个青春逼人的大学生中，却有一位名叫珀尔的八十一岁老人！在雅容的数码相机里，竟然有珀尔在崇明岛东滩的观鸟亭做倒立的身影！

雅容告诉我说：“珀尔是二战老兵。在美国，二战老兵有这个权利，可以免费旁听大学的任何课程。珀尔平时从不缺课，而且，上课的时候非常活跃，常常要求发言。这次他报名参加这个活动，我是有顾虑的。他看我这样的态度，第二天就拿来了一份由律师签字的文件，上面写着这次旅行是珀尔本人自愿参加的，万一路上发生什么不测，由我全权处理他的一切善后事宜云云，这样一来，我也不好拒绝了。来了之后，老先生拒绝一切特殊照顾，一切活动都跟年轻人一样进行！”

在珀尔八十一岁生日那天，我去参加了大家为他组织的派对。事先，珀尔并不知道大家的用意。等到生日蛋糕拿了上来，珀尔激动得连连感叹：“My god!”交谈中，我才知道，珀尔这次上海之行是故地重游。原来，在1945年9月到12月间，珀尔曾经随美国驱逐舰USSROLF DE362号在上海驻扎。以后，他一直没有机会故地重游。这次，是他的妻子买单，让他来中国旅游，也算是她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难怪老先生反复说：“我的妻子是个非常美丽、非常可爱的女人！”

对于过去的上海，珀尔的记忆还是很清晰。他记得在苏州河边看到过装卸蔬菜的苦力。在老北门看到过买卖小孩的市场。那个时候物资很匮乏，他们把军舰上冲过一次的咖啡头包起来，就可以上岸到饭店换一顿饭吃。送人一块肥皂，就是很不错的礼物了。街道旁边有许多低矮的房子，早上起来，就看见人们站在路边刷牙洗脸。

珀尔还记得他曾经和好几个上海女孩在一间很大的舞厅跳舞。在DDS咖啡馆，十九岁的珀尔曾经在一次美国水兵之间的打斗中，从二楼窗户里跳下来，而他的同伴，则是被人从二楼窗户里扔下去的！

珀尔告诉我，他现在

在大学修的是“社会变化和发展”这门课。我就问他：那么，你对中国、上海的变化和发展是怎么看的呢？珀尔告诉我：“这次来中国，看到的情形跟过去很不一样。1945年的时候看到许多讨饭的人、生病的人、残疾人，现在没看到。现在的中国人，看起来都很健康，生活也安定的样子。”

“当时，青年男女一般不在公众场合表达感情。记得，我们一起去跳舞厅时，女孩子并不与我们并行走路，而是走在我们后面的。现在我到麦当劳去吃薯条，看见青年男女在一起非常亲热。如果不看面孔，完全跟美国人一样，越来越像一个国际社区。”

“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马路上的车辆居然那么多！高楼也那么多！但是，我感觉到人们的笑声很少。跟美国一样，人们的笑声越来越

今年是丁亥年。猪年。是猪的流年。猪肉吃香，价码飙升，一飙再飙。猪牛逼啊！昨日，夫人从菜市场归来，嚷嚷着说，五花肉每一斤十六块啦。我连忙纠正：按照官方的要求，应该说，0.5千克五花肉，卖价16元；或曰，每千克五花猪肉，售价人民币32元。

去年是丙戌年。狗年。出门散步，满眼是狗。某日大早，女儿刚背起书包出门，便爸爸爸爸叫喊着跑回来。原来，楼下的清晨遛狗，三四条大型犬一字排开，特有派头。我说，今年是狗的流年，就让狗日的狂一年吧。果然，狗年刚过，政府便下令限制养犬。

曹正文兄嘱我为他的新作《我读过的99本书——我的读书笔耕生涯》(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)写篇序文，并寄来了此书的清样。根据我的习惯，先从《后记》读起。看到他说自己已五十余岁，立于人生的“仲秋之门槛”时，很有点意外之感。因为我一直以为他还年轻——关于对他的最深的印象，是相识之初留下来的。当时他还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，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带了书到我家来问些问题，谈古文，也谈历史，种种情景，宛然在目。但仔细一想，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，距今30多年了。那么，他现在岂不正是五十余岁？我对他的年岁感到意外，只是我自己的年老昏聩。

不过这篇《后记》中，有一点确是应使人感到意外的，那就是作者的敢于自我解剖。例如以下的这几句：“少年时略知所学，便洋洋自得，为名利二字奔波于仕途，虽无官瘾，却好扬名于四海……”在看惯了吹嘘性自述的今天，读到这样坦率地表述自己过去的文字，真是“洒然如坐清风”。

我想，这种不惮说出真实的坦率，也就是本书最大的优点。作者结合自己读书、笔耕生涯，向读者介绍这99部书时，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，率意而言，无所讳饰，哪怕它与多数人的看法、



风鸣

(装饰画)

王俊

少了。我到过世界上不少的地方，我觉得笑声少的人一般是挣钱积极的人，忙的人和有财人。我只有在崇明岛上，看见三个农妇在田里干活时大笑。”

我得承认，珀尔的观察是独特的。

那天派对结束，大家为珀尔燃放生日焰火。珀尔反复询问：这样合法不合法。因为在他们那里，只有7月4日国庆节，才可以在指定的地点燃放烟花爆竹。直到有人告诉他：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在环线以外，法律上是可以燃放烟花爆竹的，他才释然。

看着珀尔蹲在地上点燃爆竹，然后大叫着蹦得老远的样子，你很难相信，这是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！

流年

李建永

分管农业的副市长，因当地发生大面积“禽流感”疫情，他大过年东奔西走，部署扑杀填埋瘟鸡的工作，没有时间坐下来唠唠嗑。那一年，鸡的流年不利。

明年是戊子年。鼠年。不知老鼠的流年又有一番怎样的作为啊？白岩松主持节目时爱说，下周的事，下周再说。本来，老鼠的事，可以明年再说。然而今年入夏以来，先是旱，后是灌，洞庭湖畔，老鼠成患，看电视画面，毛骨悚然。鼠以亿计啊！能不说吗？

甚至权威的看法不一致；这不但让人有亲切感，而且不致淹没自己的真知灼见，因而也就难能可贵。这里且举两个例子。

一个是关于唐诗的。作者说：“我对李白是敬仰，我对杜甫是佩服……不过以人生观而言，我与白居易最为相近，我特别欣赏他的诗与其艺术风格。”在一般的观念中，中国是诗的国度，在这个国度的历史上，唐诗是最辉煌的，

贵在真实

章培恒

而在唐诗里，李白、杜甫是最为了不起的。但本书作者竟然说他最欣赏白居易，这就值得赞叹了。因为他说的是自己的话，而不是拾人牙慧。也唯有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真实自我，学术研究也才能得以发展。

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宋词的。作者说：“我年轻时学习宋词，受到当时教材的影响。说到宋词，就贬柳永而推崇苏轼，压低李清照而颂扬辛弃疾。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还编过一本《爱国词话》的小书，幸亏没有出版，所选词作都是写抗战北伐的。中国文坛真正解放思想，真正出现‘百花齐放’，始于80年代中期，经过20多年的时间，柳永、李清照词作的思想性与艺术风格

得到了更多专家的肯定。因此，真正认识宋词的魅力，必须把过去的陈见与旧框架彻底打破。”这也牵涉到了自我解剖的问题。这些事情本来不说也可以，何况《爱国词话》又没有出版，说它干么？但作者却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。这不仅使人——至少是我——读起来更感亲切，而且也更使人感到了“过去的陈见与旧框架”之非“彻底打破”不可，因为其危害性实在太大。我想，作者的本意不过是说，依据某种外加的概念去对古代作家作品或捧或骂，是既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评价，也失去了文艺鉴赏的真谛。

本书的优点很多，例如作者博览群书，知识面广阔，把文学与其他艺术——弹词、京剧、锡剧到滑稽戏结合起来、将其个人的经历与所读的书糅合在一起来叙述，图文并茂等等。但最根本的，则是作者这种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——包括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。以本书来说，如果没有了这样的基本精神，读来便味同嚼蜡，其他的优点也就不可能存在了——没有真情实感贯穿于其中的广博的知识，不过是知识废墟上的一堆破铜烂铁而已，又哪里有吸引人的力量？即此一端，可概其余。

明请读一篇
夏日读书 《因为上海女人》。

娱乐圈

赵凝

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，许多孩子对“刻苦”、“努力”这样的字眼儿是看不起的，一心只想走捷径。我连续两天看央视新闻频道的一个纪实类节目，讲的是两个不同的孩子想要“追梦”的故事。奇怪的是两个孩子所在的城市不同，家庭环境为不同，但脑子里所想的却一模一样，都是所谓要炒作自己，然后要当歌手挣大钱。

这使我想起了八十年代，当时所有年轻人都一窝蜂做起了“文学梦”。当时文学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人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，就从小县城调进省城工作，这样一步登天的机会，谁不想呢？

如今已很少有人再做“文学梦”了。因为写作是件很辛苦的事情。况且现在人口流动自由，不要说去省城，就是去北京、上海也无需要什么人来调动，只需自己拎着个小包去就成了。

故事里的两个追梦孩子，一个固执地认为，自己现在不成功是因为相貌不够好，所以他一心只想整

容。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孩子。对一个男孩来说，有比容貌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谋生技能。这个想整容的男孩根本不可能靠唱歌养活自己，能当歌手只是他单方面的主观臆想，他的歌唱得很烂。

另一个孩子说他一心想进娱乐圈，于是就去当骗子吸引媒体注意。孩子有这样幼稚的想法可以理解，但他的父母也说是因为他们没钱，更是有钱一定会把这孩子“包装”出来。孩子是浮躁的父母想要投机取巧心理的投影。那个父亲拍着胸脯对记者说，只要一进娱乐圈，他孩子身上的一切恶习全都能改掉。这显然是父母的教育出了问题。父

母一心想要捞世界，自身就有赌博心理，他们以为娱乐圈就是一个不劳而获的世界，他们的想法在孩子那得到放大，孩子一心只想走捷径，没有任何专业知识，这样的孩子，即使削尖脑袋钻进娱乐圈，也会很快被人踢出来。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无形的。他们在不经意间就将自己或对或错的想法灌输给了孩子。有人说，现在的孩子是浮躁的一代，我想更多的应该追溯到他们的爸妈身上。好逸恶劳，急功近利，没有任何才艺，一心只想出名。这样的人，既使出了名又有什么用呢？只不过是场闹剧而已。

日本音乐人谷村新司曾经创作过550首歌曲。美国女作家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一生创作过47部长篇小说，才和艺都是硬碰硬的东西。随着将来艺术越来越专业化，过去某些人靠一首歌混一辈子的事情，再也不可能发生了。